



Dear God

馮勃棣

文字工作者。電影、劇場、電視編劇。脫口秀演員。

人物介紹

父親：男，四十多歲。

女兒：女，十七歲，父親的女兒。

警察：男，年近四十。

奶奶：女，九十出頭，警察的奶奶。

男人：男，三十多歲。

A：男。

B：男。

C：女。

註明：女兒和奶奶由同一位演員扮演，女兒戴頂假髮，即成奶奶。

舞臺

寫意的空間，舞臺後方有塊如落地窗的屏幕，以供投影效果。

第一場：我想往下跳

（父親坐在椅子上，抬頭，看見走近的警察。）

父親：找到了嗎？

警察：還沒有。

父親：那快去啊，怎麼還在這？

警察：是這樣的，陳先生，我們……那個我們……

父親：有話直說。

警察：我們又接獲一名叫作陳曉佩的女士報案，她

說她有點……困擾。

（頓。）

父親：爲她遺憾。

警察：那名叫陳曉佩的女士，說你加了她的臉書，每天寫信給她，你不斷講些我很想你之類的

話，她不勝其擾。

（頓。）

警察：你不能把網路上所有的陳曉佩都找一遍。

父親：破曉的曉，人字旁的佩，是嗎？

警察：陳先生……

父親：她是我女兒啦。

（頓。）

警察：陳先生，我們希望你……

父親：好久沒見，她都好嗎？在學校有被人欺負嗎？有乖乖去補習嗎？找到媽媽了嗎？幫我跟她說，我很想她，快回來吧，媽媽走了，只剩我們了，不要再生我的氣了。

警察：陳先生，這位曉佩已經四十幾歲了。



(頓。)

父親：噢，曉佩已經長這麼大了……他離開我的時候才十七歲……

警察：陳先生，這已經是一年來的第八十個陳曉佩了。

(頓。)

父親：真是頑皮。

警察：你的陳曉佩已經死了。

父親：哼，又講這個。

警察：陳先生，我們理解你處境的悲哀，但希望你能夠節制。

父親：節制？我他媽寫信給女兒需要節制？她離開

那一晚，我打了十九通電話她都不接，十九通，我知道她在電話旁邊看著電話響，但她
不接。

(頓。)

父親：她就這樣走了，不再回來。我一天一封，一天十封，只是希望她跟我說一句「我都好」，這樣的請求很卑微吧？結果她竟然回信說「夠了」、「請自重」！是誰該不爽？是誰該節制？這世界不懂得善待卑微的人嗎？發生什麼事了！

警察：陳先生，她死了。

(頓。)

父親：少跟我講這種。

警察：她死了。

父親：又來了。

警察：她死了。

父親：哼，我猜你下一句話又要跟我說，她死了。

警察：她死了。

(頓。)

警察：一年前的晚上，你女兒的屍體被人在橋下發現，被裝在垃圾袋裡。

(頓。)

父親：這是年輕人的角色扮演嗎？

警察：她被殺了。

父親：誰做的？

警察：不知道。

父親：不知道誰做的跟我說是被殺的？

警察：還有破案的機會。

父親：這不好。

警察：希望你耐心等待。

父親：這不對。

警察：請你不要再寫信給別人了。

父親：這不應該。

警察：別再寫信給陌生人了！不然我可以將你逮捕！

(寂靜。)

父親：我希望你們有天都能體會我的痛苦，知道什麼叫作失控。如果你們連承擔一天十封信的能力都沒有，那我怎麼辦？如果他們連回個信的施捨都沒有，那我可以殺人嗎？你現在他媽的叫我節制，他媽要將我逮捕？逮捕，我有聽錯嗎，逮捕？我犯了什麼錯？悲傷？軟弱？還是你準備要懲罰我害自己的女兒一去不回？

(頓。)

警察：陳先生，請勿再污辱公權力，請控制自己的情绪。



父親：我因為失控才有辦法活著，我他媽恍惚才勉強可以走直線。你叫我清醒，我只要太清醒就想往下跳。

警察：同情與悲哀都不該無限上綱。

父親：我因失控和恍惚而活下來了。

警察：我們希望你清醒。

父親：我拒絕！

警察：我們希望你清醒。

(頓。)

父親：我想往下跳。

(燈暗。)

第二場：你被空白占據了

(奶奶，是女兒戴上假髮所扮演的，她平靜地坐在安樂椅上，宛如雕像。)

警察：奶奶，最近世界變得好奇怪。

它和我理解的，它和你告訴我的，不太一樣。

不是它變了，就是我變了。

你告訴我要伸張正義，我有，但正義沒有伸張。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

你的眼睛是兩個空空的洞，

你被空白占據了。

應該拿些什麼把它們填滿，但你什麼都忘了。

(警察蹲下，抬起奶奶的腳，開始做腳底按摩。)

這是刺激腦下垂體的穴道，

會痛嗎？

會痛跟我講一下，

痛嗎？

(警察用力連戳數下，奶奶皆無回應。)

記憶力測試，下列哪一個不是罵人的話？

人心不古

寡廉鮮恥

人盡可夫

古聖先賢

(警察等待，奶奶沒有反應。)



奶奶，你被空白占據了。
你就這樣被時間丟在後面了。
你的記憶體剝落得很華麗，
你扁掉了。

你扁掉了，但你還是幸運的。我今天遇到一位父親，他的女兒在一年前被殺了，兇手不詳。那名父親很無助，他在大清醒的時候絕望，他在太年輕的時候老。不像你，在失智的時候絕望，在將死的時候老，這是上帝給你莫大的恩惠，因為你是一個很好的人。

我遇過很多受害者，每個人都在問：「為什麼是我？」我常常在想該怎麼回答呢，為什麼是我？也沒為什麼吧，這種悲劇，當然可以是你，就像那也可以不是你。

（短暫的寂靜。）

奶奶，你真的要把我忘掉嗎？
你是個很好的人耶，真的很好，
為什麼偏偏是你要把我忘掉了……

（警察用力戳奶奶的腳，奶奶毫無反應。）
我一定會逮捕兇手。
包括那名傷心的父親，如果他耽溺得太過分，
我也會逮捕他。
我發誓會讓你醒來後的世界，
完好如初。

（遠方傳來下一場熱鬧的音樂。）

（警察四處張望，尋找聲音來源。）

他們開心得好吵。

（音樂越來越大聲。）
還是你覺得很安靜？

（奶奶沒有反應。）

還是你覺得很安靜？

（奶奶沒有反應。）

希望你的內心一樣安靜。

（音樂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大，震耳欲聾。）

（燈暗。）

第三場：我們被罩住了

（躁動的音樂中，ABC三人蹲在角落，B瑟縮地在發抖。）

A：起來。
B：我不太舒服，喘不過氣。
A：起來，我們必須逃走。
C：我們在哪裡？

（A抬頭張望，研究半晌。）

A：可能是某個玻璃杯裡面。
C：玻璃杯？
A：我們被罩住了。
C：難怪，他有幽閉恐懼症。
B：我有病，我有病。



C：沒關係沒關係，我們都有病才會在這。
A：（抬頭看天）我們要逃走，這是一定的。

（A拿出五顏六色的藥丸，散落一地。）

C：這是什麼？

B：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A：冷靜點，這是逃走的祕密。

（B和C開始賞玩藥丸，同時七彩霓虹燈打出了五顏六色的光圈點點。）

A：這是讓人睡覺的、這是抗憂鬱的、管內分泌的、腦下垂體爆炸的、腎上腺素溢出的、改變大腦迴路的……

C：草狀的、粉末狀的、顆粒狀的……

A：有的讓你 high，有的讓你 low，有的讓你一下 high 一下 low。

B：好啦！直接用！

C：用了就可以離開了嗎？

A：聽我說。

C：嗯？

A：可以。

（頓。B和C隨即陷入狂喜。）

B：耶！

C：耶！

A：耶！

B：我們吃什麼？我們吃什麼？

（B上前去翻找他想要的藥物。）

B：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C：（對A）他好像太激動了。

A：（對B）你先冷靜點。

B：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A：讓你睡覺的，讓你開心的，讓你茫掉的。

C：哇！

（頓。）

A：我們先從簡單的吃起，鎮定劑。

C：鎮定劑。

A：讓我們冷靜下來，吃了連夢都不會做。

B：食夢錠！

C：好，我們很需要鎮定。

A：我們太躁動了。

B：鎮定就可以離開了嗎？

A：肯定是可以的。

（三個人吞下藥丸，噪動的音樂，轉為一種低頻的焦慮音效。）

（漫長的沉靜中，他們安靜地體會藥效。）

A：感覺如何？

B：（平靜地）好像有點……亢奮？

C：我也是耶。

B：馬上就要知道鎮定的感覺了，真是期待。

A：前所未見的感受。

B：太刺激了，爽！

（B摩拳擦掌，身體因興奮而碎動。）

C：看起來好像沒用。

A：太慢了！藥效太慢了！

B：我逃不掉嗎？我逃不掉嗎？

A：（對C）我們要幫他，讓我們祈求心靈的平靜吧！

（A牽起B和C的手，一邊吶喊，一邊跳躍。）



A：開始嘍。

A、B、C：（同聲）鎮定！鎮定！鎮定！鎮定！鎮定！

（頓。）

C：鎮定了嗎？

A：再努力一點。

A、B、C：（同聲）鎮定！鎮定！鎮定！鎮定！鎮定！

鎮定！鎮定！鎮定！鎮定！

B：有，我有感覺了。

A：我也有。

C：鎮定嘍！

B：耶！

（三人牽著彼此的手，又叫又跳又轉圈，陷入狂歡，擁抱彼此。）

（狂歡過後，是一段漫長的沉靜。）

（寂靜中，燈光轉換。）

B：（指向遠方）那是什麼？

A：人造衛星。

C：一、二、三、四、五……北斗七星耶！

A：你看看那兩棟。

（他們看向某個方向。）

C：好眼熟。

A：那個時空，那是兩棟最猖狂的大樓，他們是地球上的插頭，連接大地與天際。

C：什麼插頭啦，好蠢。

A：在那個星球，那是個悲劇。

B：（指向遠方）噢，那邊有一架飛機！

A：那是一架民航機，從東方到西方，劃過天際，射入大樓內部，爆炸出一團繽紛的塵埃，塵埃在空中飄搖，永遠不會落地。

B：原來鎮定的感覺是昏昏的。

A：爲了鎮定，我們會變笨，記憶力變差，整天都想睡覺。

C：（戳B一下）會痛嗎？

B：（過了幾秒）噢，痛。

C：這大概就是要逃的理由吧。

B：是什麼咧？

C：噢，痛。

A：會變得有點遲鈍，甚至大腦會被吃掉，這是逃跑的代價，甚至有時候，會看到不同的世界。

（A給B和C一顆藥丸。）

A：沒有人可以又清醒又不焦慮的。

（三人宛如儀式般，把藥丸吃掉。）

B：會很大聲嗎？我怕吵。

A：你將再也聽不見。

C：（把眼睛遮住）好亮。

A：你將再也看不到。

B：（開始咳嗽）好難聞。

A：塵埃有毒。

（他們看向遠方，布幕上投射的黑色剪影中，民航機劃過舞臺，撞上一棟大樓，形成一聲巨響，燈光劇烈閃耀，剪影爆裂成細小的塵埃。）

B：我看到了紅色、黑色、黑色、紅色、紅色、黑色、黑色、紅色……

C：我看到了一九三七一一二一三、一九七二〇九〇五、一九九五〇三二〇、二〇〇一〇九一一……

A：我看到了長槍、步槍、手榴彈、催淚瓦斯。



(寂靜。)

A：我看到怪手，把人吊死。橢圓形的彈頭，將城市夷為平地。我看到人群排隊走進毒氣室，看到AK掃射小孩的頭。你珍惜今天，因為明天可能就是你，躺在砂石地上，瞪著不再轉動的眼珠，看著漫天星斗。你希望有一道光來指引你的方向，但真的探照燈打來時，你拔腿就跑，因為太亮了、太熱了。

(寂靜。)

C：(低著頭)我們剛剛開心得太大聲了。

A：這是我們來自的地方。

C：我們開心得太大聲了。

A：我們要逃走，一定要。

C：我們開心得太大聲了。

(忽然，B爆出一絲啜泣聲。)

C：喂，你怎麼啦？

B：我沒事……

C：還說沒事，不要哭嘛。

B：對不起，我克制不住……

C：不要哭啦，你哭之前，我都不覺得自己可憐。你這樣一哭，好像忽然有一點。

A：我們一定要逃走，用我們的方式。

(A給B一顆藥丸，B吃掉。)

C：我也給你一顆，希望你都好。

(C給B一顆藥丸，B吃掉。)

A：給你一顆，希望你清醒。

(A給B一顆藥丸，B吃掉。)

C：給你一顆，希望你睡著。

(C給B一顆藥丸，B吃掉。)

(燈暗。)

第四場：在崩解的人是我

(男人在吸食藥物，女兒在一旁觀看。)

女兒：那是什麼？我也要。

男人：我不給任何人的。

女兒：你說的奇怪的計畫，什麼時候要開始呀？

男人：晚一點。

(女兒的手機鈴聲響起，她掛掉。)

女兒：吼，又一通，已經十九通來電了。

男人：誰？

女兒：我爸。

男人：他知道你在這？

女兒：沒人知道我在這。

男人：那就好。

女兒：這麼緊張幹嘛啦？

(頓。似乎有蚊子飛過，女兒啪一聲，打蚊子。)

男人：喂，在我家不要打蚊子。

女兒：我被咬了。

男人：蚊子是朋友。

女兒：蚊子？朋友？

男人：在我抽到醒不來的時候，只有蚊子可以叫醒我，他們是朋友。

女兒：都腫起來了。



男人：沒有什麼比醒來更重要的。

女兒：這就是你的生活？聽聽音樂？做點壞事，在網路上找朋友？

男人：今天對我是很特別的一天。

女兒：爲什麼？

男人：因爲晚點要進行的計畫。

女兒：到底什麼計畫呀？

男人：沒關係，你不用知道。

女兒：跟我有關係嗎？

男人：沒有，我只希望你現在陪陪我。

（頓。）

女兒：噢，好吧，真羨慕你，能有個特別的一天。

男人：以後沒機會了。

女兒：我上禮拜有一天也滿特別的。

男人：怎麼了？

女兒：上禮拜，我碰到我媽。

不到海的藍，我看到的只是——我媽不在那裡。

男人：但上禮拜……怎麼會碰到呢？

女兒：她忽然打來，說她之前和一個男人跑了，事

隔十年，她忽然發瘋想起了我，她打來，說

想看看我。

男人：你去見她了？

女兒：去了。

男人：變很多嗎？

女兒：變得很俗氣，那種最俗氣的女人。我們只見

了一分鐘，她在一句話的時間內，把我惹

火。

男人：她說了什麼嗎？

女兒：吃飽沒。

男人：什麼？

女兒：她問我吃飽沒。

（頓。）

男人：碰到你媽？

女兒：十年來第一次見到，十年內也不想再見到。

男人：喔？

女兒：在我八歲生日的前一天，我媽離家出走了，再也沒有回來。在那之前，家中似乎還有幸福，一起拍照，一起過節，媽媽就是媽媽，永遠都會在那，本來就該這樣。有一天，媽媽離開了，沒有留下任何紙條、任何話。她就走了。

男人：去哪？

女兒：我不知道，爸爸開始每天喝酒，借酒澆愁，情緒崩潰。那陣子，我把頭髮剪短，塗上指甲油，搽了眼影，我假扮成漫畫中的人，因爲他們都不會真的傷心。我去了警察局、消防局、徵信社、里長辦公室。我買了條狗，給牠聞我媽的味道，結果狗狗帶我去街上找了條母狗。我第一次去外縣市，就是去找她。我上山，看不到山的綠，去海邊，看

男人：What the fuck！

女兒：What the fuck！我掉頭就走，發誓再也不理

她。她這十年，沒有管過我吃飽沒，我把晚

餐的錢都拿去買指甲油，她管過我嗎？見面

第一句話，吃飽沒？

男人：十年前，她義無反顧的走了，十年後，她也

給了你一次機會。

女兒：讓我義無反顧的走了。

男人：恭喜你。

女兒：感覺要很爽，但很討厭。

男人：至少你還有你爸，相依爲命。

女兒：噢，算了，我說了，我們兩人之間像戰場。

男人：是嗎？

女兒：他受不了我的裝扮，根本……根本受不了我的存在！我逃進了電玩裡，今天，OK，更好，我逃出來了。

（頓。）



女兒：我想要你抽的東西。

（頓。）

女兒：那是什麼？

男人：某種藥物。

女兒：那是什麼感覺？

男人：像是過一個很長的隧道。

女兒：去哪裡？

男人：去別的星球。

女兒：我也要。

男人：不行。

女兒：給我。

男人：我不給任何人的。

女兒：讓我看看墮落長怎樣。

男人：看了就回不去了。

女兒：那就讓我看回不去長怎樣。

男人：不要找我。

（女兒試圖去搶，被男人閃過。）

（頓。）

女兒：你不給我，我就告發你。

男人：告發我什麼？

女兒：我知道你是哪種人。

（頓。）

男人：我是哪種人？

女兒：我整天掛網，觀察你帳號很久了，我有受害

同學的名單。

（頓。）

女兒：你拐騙很多未成年少女，你是個壞人。

男人：你知道我？

女兒：對。

男人：但你還來？

女兒：我說過了，我想看看墮落長怎樣。

（女兒試探性地走近男人幾步，在一段距離外
停下。）

女兒：你愛她們嗎？

男人：不愛。

女兒：她們愛你嗎？

男人：不愛。

女兒：那是像我們這樣嘍？

男人：你走吧。

女兒：你剛剛說晚上有一個很特別的計畫，是想要

跟我上床吧？

男人：你完全想偏了。

女兒：其實這計畫一點都不特別，對吧？

男人：不是！

女兒：你喜歡自己的樣子嗎？

男人：你可以走了。

女兒：你照鏡子會感到噁心嗎？

男人：你走。

女兒：我沒有要冒犯你啦，我只是想確定，你照鏡
子會感到噁心嗎？

男人：走！

女兒：我看鏡子會感覺噁心，因為我發現長得很像
我爸。

（頓。）

女兒：如果我今天不想回去，想要睡這，一個晚上
有可能相安無事嗎？

（寂靜。）

女兒：你在掙扎耶。



男人：不准睡這。

女兒：你晚上的特別計畫是什麼？

（頓。男人沒有回答。）

女兒：讓我加入嘛。

男人：你已經加入了。

女兒：你知道嗎，你毀了那些人的人生。

男人：對不起……

女兒：我不能幫那些人原諒你，這很遺憾。

男人：我知道。

女兒：但我的人生已經毀了，你可以幫我一把。

（女兒向男人走近一步。）

女兒：給我。

男人：不要逼我。

女兒：給我。

（女兒成功走向桌面，試探性地拿起藥物。）

女兒：我想逃到一個不會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地方，我很醜陋……

男人：你不要這樣說。

女兒：就跟你一樣醜。

（頓。男人頹然坐下。）

（女兒獲得藥物，試圖點燃，但不得要領。）

女兒：教我。

（頓。男人沒有反應。）

女兒：讓我看墮落長怎樣。

（頓，男人沒有反應。）

女兒：讓我看看回不去長什麼樣子。

（頓。）

男人：使用後，你會掉入那個隧道。

女兒：我知道。

男人：通往別的星球。

女兒：帶我去。

男人：隧道很長，很黑……

女兒：帶我去。

男人：去了就回不來了。

女兒：帶我去。

（頓。）

（男人去幫女兒，將藥物點燃，冒出一陣輕煙，飄向舞臺的屋頂。）

（吸入的片刻，燈光轉換，滿天光點，宛如星辰。）

女兒：好漂亮喔。

男人：這條隧道很長，很黑，你可能明天就看到隧道盡頭的小光點，也可能永遠走不出去。

女兒：至少有一個星球可以盼望。

男人：但那個星球非常可能永遠到不了。

女兒：怎麼會這樣？

男人：只能往好的方面想，既然永遠到不了，就可以永遠一起去。

女兒：和誰一起？我嗎？

男人：很多啊，和那些屍體們。

（宛如星辰的光點，轉化成新聞中最血腥的畫面。）



男人：任何一天，我們都有可能變成驚心動魄的新聞，變成慘無人道的剪報。人們在情色中自慰，在血腥中高潮。高潮中，大家都犯下了那些沒親手犯下的惡行。同時，在一些看不見的角色，像你現在躺的這張床，躺過非常多和你一樣年紀的人。他們也想嘗嘗墮落的滋味，他們都回不去了。我們都用各種形式，走在這條漆黑漫長的隧道中。隧道中，我們相遇，我們這些漂流的屍體們。

女兒：大家都從哪來的？

男人：從各種地方來的，從崩解的大樓，從崩解的政府來的，從崩解的家庭、崩解的冰山、崩解的器官、崩解的基因、崩解的承諾來的……

（在男人講述的同時，女兒沉醉地迷失在閃耀的影像中，翩然漫舞。）

（崩解的音效進來。）

男人：而那一晚，我並沒有發現，在崩解的人是我。

（男人拿出一條繩子，將繩子打一個結，形成一個圓圈。）

（女兒看到男人與繩子，停下漫舞的步伐，直愣愣看向男人。）

男人：你來之前，我說，我今天有一個計畫，我想該讓它實現了。這不是爲了你，是爲我自己，爲一個有病的靈魂。

（光影劇烈閃耀，音效漸漸大聲，男人高舉有個圓圈圈的繩子。）

（女兒尖叫。）

（光影閃耀和噪音越加劇烈，推到極致時，一切戛然而止。）

（萬籟俱寂。）

（女兒從舞臺上消失了。）

（警察從舞臺另一側走出，與男人在舞臺兩側，遙相對峙，沉默無言。）

男人：而那一晚，我並沒有發現，在崩解的人是我。

（燈暗。）

第五場：世界被止痛藥淹沒了

（A B C 彷彿站在很高的地方，氣喘噓噓地往下看，相當謹慎，互相握緊彼此，試圖保持平衡。）

A：藥效太慢了，往下跳比較快。

B：有點高。

C：進去一點，我怕高。

A：不行！

（A 站在中間，抓緊 B 和 C，在崖邊，搖搖欲墜。）

A：帶種一點，爲了美好的未來。

B：在我的國家，每年自殺者高達三萬，剛好是東京馬拉松的人口。當我看到馬拉松的人潮像蜂群一樣塞滿大街，往終點衝去，我彷彿



看到那些自殺的人，衝向死亡。

A：好壯觀，幾乎是雄偉了。

C：他們覺得自己很孤獨，他們不知道他們是軍隊。

A：像是燙水餃，噗通一秒罷了。

B：跳下去就可以逃走了嗎？

A：七十八樓，絕對可以。

B：我有點怕。

A：你想不想離開？

B：想。

A：那就不要怕，值得的。

（三人緊抓彼此的手。）

A：數到三，一起往下跳喔。

C：好。

A、B、C：（同聲）一，二，三。

（頓。三人皆無動靜。）

A：好，我們重來一次，準備嘍。

A、B、C：（同聲）一，二，三……

B：（打岔）等一下，在這之前不是都要做一件事嗎？

A：什麼事？

B：應該要打給誰，跟他說我很愛他。

A：好啊，你打啊。

B：我打啊。

A：你打啊。

B：我打啊。

A：你打啊，你要打給誰？

（頓。）

B：好啦，往下跳吧。

A：好，我們重來一次，準備嘍。

A、B、C：（同聲）一，二，三……

C：（打岔）喂喂喂，今晚的天空不錯耶。

（三人抬頭，仰望夜色。）

A：可惡，竟然選了個有夏日微風的傍晚。

C：今天月亮是不是比昨天大呀？

B：有一種沁涼如水的浪漫。

C：要是能夠看到呆掉，就不需要往下跳了。

B：對呀，我怕痛。

A：喂！你想不想離開？

B：想。

A：那就不要怕痛。

C：我想先吃止痛藥。

A：沒有用。

C：沒有嗎？

A：這世界都被止痛藥淹沒了，你認為呢？

（他們思考片刻，同時搖頭。）

A：討不討厭它？

B：有一點。

A：那就壓垮它！怕就自我催眠一下。

（A 堅定牽起 B 和 C 的手。）

A：（喃喃自語）往下跳往下跳往下跳往下跳……

B：（喃喃自語）不會痛不會痛不會痛不會痛……

C：（喃喃自語）沒事的沒事的沒事的沒事的……

A：這一跳，我們會跳進星空。

C：我們會跳進大氣層。

A：跌出地球。

B：跌進太陽系。

A：我們會墜入銀河。

C：跌出這輩子。

B：跌進輪迴。



向遠方。)

(遠方傳來浪潮的聲音，宛如就在我們身邊。)

B：然後從過程外，看見那天，這顆星球真是充滿憔悴和惡意。

(A和C看向B。)

C：哪一天？

B：就是你每天起床，覺得今天會非常平凡的那一天。

C：有個開朗的早晨那種？

B：開朗的早晨，直到下午一點四十六分。

(A和C同時看錶，但他們沒戴手錶。)

(A和C看不到時間，隨即順著B的目光，看

前，它還帶有強烈的恨意。

C：恨啥咧？

B：阿災。

(他們癡傻地看向遙遠的某方，專注地聆聽浪潮的聲音。)

A：我說真的，我們一定要逃走。

(三人再度牽起手，往下看，從他們的身段姿態，我們感受到高度。)

A：三，二，一，跳。

(沉默。沒有動靜。)

A：三，二，一，跳。

(沉默。沒有動靜。)

A：三，二，一，跳。

第六場：躲進你的皺紋裡

(奶奶坐在安樂椅上，宛如雕像。)

警察：奶奶，我又來看你了，你今天好一點了嗎？

有想起一些事了嗎？

他們說你今天在廁所跌倒了，廁所很遠耶，你怎麼辦到的？

來，我今天帶了一些小魚來，

你可以流口水了。

(警察拿出塑膠袋，裝了水與幾條游泳的金魚，放在安樂椅旁。)



今天先來複習幾張照片。

來，這是老家院子養的看門狗，牠叫喬治。

這是院子外的老牆，都剝落了，

跟你記憶體一樣。

這是淑芳，常常來跟你借米的。

這是我送我的十歲生日禮物，

一隻玩偶熊。

我都叫它……

奶奶的熊。

奶奶，你有笑嗎？你剛剛有在笑嗎？

沒有牙齒就不要呵呵笑，

微笑就好。

我十歲以前是你帶大的。我喜歡頭在下腳在上，倒掛在沙發，這是你看過的。我拿彈弓射貓的事，只有你知道，你處罰過我。但我一直忘了講的是，那是因為貓把魚弄死了，

我為你的消失感到寂寞，
而我也要消失一部分的我了。

對了，跟你講個好消息，
那個謀殺輟學女生的犯人被我抓到了，
他引誘過非常多輟學女生，
是個變態，
我找到他了。
我他媽的找到他了。

先偷偷跟你講結論，他死定了。
他是個慣犯，對很多人下手，這些他都承認，
但他死都不承認自己殺了人。
我問他，沒殺人，人怎麼會在垃圾袋裡？
他說不知道，他的眼神很無辜，像真的一樣。
屍體脖子上有勒痕，他家有繩子，我知道是

我才很生氣的。我到了九歲還會尿床，也是
我們之間的祕密……

奶奶，我要說的是……我要說的只是……

如果你忘了這些……

就再也沒人能見證，我曾經那樣活過。

懂我意思嗎？你真的決定要忘了嗎？

記憶力測試！

下列哪個行爲，在麻將中是允許的？

偷拿別人籌碼

摸別人手牌

用白板來吃

自摸

（警察等待，奶奶沒有反應。）

他。

小時候，你跟我講的世界很簡單，我看到的
卻很複雜。你說世界會進步，萬物的進程有
終極目標，但偏掉了，統統偏掉了！你是最
好的人卻承擔罪惡，該死的人卻逍遙自得。

這世界是壞人的天堂，好人的地獄。

不對

不對

不對

偏了

歪了

爆炸了

我說，他媽的，沒殺人，人怎麼會在垃圾袋
裡？



他說不知道。

所有的罪人，都該受到懲罰。
所有的正義，都應該被伸張。

先跟你講結論，他死定了。

（漫長的沉默。）

奶奶，我又來看你了，你今天好一點了嗎？

有想起一些事了嗎？

他們說你在廁所跌倒了，

但你怎麼走到廁所的？

你連站起來都需要起重機了。

（沉默。）

奶奶，我想躲進你的皺紋裡。

父親：他們發現她那天去過你家。

男人：她後來就走了。

父親：他們在你床下找到藥物、保險套、情趣玩

具，還有……

男人：夠了，不要講了，住嘴。

（頓。）

父親：你連用聽的都聽不下去，你做的事自己都不

敢聽。

男人：我沒有。

父親：你沒有？

（頓。）

男人：我沒有。

父親：你對她用了這些？

男人：沒有，沒有！

（燈暗。）

第七場：走不出的荒原

（男人滿臉是傷，坐在父親對面。）

（兩人遙相對望，漫長的寂靜。）

父親：所以是你？

（頓。）

父親：你看起來很斯文。

（頓。）

父親：爲什麼要這麼做？

男人：我沒有做，不是我。

父親：那她怎麼會在你那？

男人：我們是網友。

父親：噢，網友。

男人：那晚我們第一次見面。

父親：第一次就下手。

男人：那晚都在聊天！

父親：聊天聊到橋下？

男人：我們沒有……

父親：聊天聊到垃圾袋裡？

男人：不是我！那一切我都不知道！那晚我們就是

聊天，聊天，聽音樂，好，她還跟我要了一

點藥物，就這樣。

（頓。）

父親：藥物……你他媽禽獸……

男人：她跟我要的。

父親：她很乖，她不會做這種事。



男人：她說她需要，她想逃到什麼地方，我就給她了。

父親：他們說你是勾引未成年少女的慣犯。

（頓。）

男人：對。

父親：所以你引誘她，告訴她藥物很好。

男人：沒有，沒有！我聽她講話，她講了很多，我不知道該怎麼幫她。

父親：講什麼？你們差了二十幾歲你們能講什麼？

男人：一些心裡的事。

父親：噢，她有什麼心裡的事好跟你說？

男人：聊你。

父親：我怎樣？

男人：她說，她以你為榮。

（頓。）

父親：你不要惹我。

男人：你是她的驕傲。

父親：警告你不要惹火我。

男人：她很想說她愛你，但又不甘願看你開心。

父親：你再鬼扯嘛。

男人：她說，雖然你很煩，但留下來的才是愛她的。

（頓。）

男人：你送她的絨毛玩偶，她每年都會洗。她說你們停止爭吵時，你就是她最在乎的人。

（頓。父親不安地碎動。）

男人：她說你讓她的人生一片漆黑。

父親：好了……

男人：她說她遺傳了你的悲劇。

父親：好了……
男人：她說她原諒你。

（頓。）

男人：她原諒你了。

（沉默。）

父親：她從來不跟人講這些。

男人：但是她很相信我。

父親：她不可能跟你講這些。

男人：我有病。

父親：你有病她還跟你講這些！

男人：因為她也有病。

（頓。）

男人：我們在網路遊戲聊上的，她覺得我比較特別，和她很像，我們都有一點……該怎麼說呢，絕望。

父親：她覺得絕望很有魅力。

男人：我不知道

父親：你用自己的絕望誘惑她。

男人：我不是故意的。

父親：你就是故意的。

男人：只有絕望的人才會被絕望吸引。

父親：你他媽禽獸！

男人：好，我同意……

父親：那又爲什麼要殺死她！

男人：我沒有。

父親：有，是你！他們在你床下找到了繩子！

（沉默。）

男人：那一晚，你女兒本來應該是我最後見到的



人。

父親：噢，準備承認了。

男人：那是我晚上要吊死自己的繩子。

（頓。）

男人：我長得還可以，一句話也講得完，但是我有病。我對自己的要求很高，也從來不允許犯下任何過錯。以前我犯任何小差錯，會被壓克力條打一頓。我褲子沾到一滴醬料就要刷個兩百遍，衣服有一點皺褶就要熨個五小時。我每天都在鎖門、鎖門、鎖門，我走不掉，我走不掉，我快抓狂了，我快抓狂了！我不知道怎麼出門，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發現，找人來家裡我會好一點，當有人躺在我的床上，我會好一點，放鬆一點，呼吸順暢一點……

了，驚聲尖叫，奪門而出。我不知道她去了哪裡。

（頓。）

男人：我不知道她去了哪裡。很久後，警方找到了我。

（漫長的沉默。）

男人：你看起來很沮喪。

（頓。）

父親：我應該相信你的話嗎？

男人：真相無法讓你好過點嗎？

父親：我不想相信你說的是真的，我不想……警方目前的線索只能找到你，如果不是你……這

（頓。）

男人：我上癮了，我戒不掉。

父親：你只是在博取同情，拿有病當藉口。

男人：我活在罪惡感中，我沒有自由意志，我想結束這一切。

父親：結果你還是克制不住，對吧。

男人：我找她來，只是希望死前有人陪我度過最後一夜。

父親：爲什麼是她？

男人：因爲她很善良，她很可愛。

（頓。）

男人：我想結束，想爲自己贖罪。

父親：但死的是她！

男人：在有點放鬆的氣氛下，我拿出繩子，欣賞著我給自己的刑具。她看到繩子，顯然是誤會

將會變成一個懸案，她人生的最後一刻將會是永遠的謎……如果這是真的，那將永遠沒有人能給我答案了！所以……怎麼可能不是你……怎麼能夠不是你……

（頓。）

男人：如果你希望，我可以承認這都是我編的。

父親：她那晚還跟你說了我什麼？

男人：我一開始都講過了。

父親：她到底說了什麼？

男人：她以你爲榮。

父親：她到底說了什麼？

男人：她很想念你。

父親：你說謊。

男人：真的。

父親：不可能。



(頓。)

父親：你講的那些，像是……一個人死後會講的話，在死之前的人不會講這種話的，我們都認為還有明天，明天之後還有明天，所以我們會攻擊，攻擊到極致，攻擊到過癮，這樣才合理……

男人：嗯，同意。

(頓。)

父親：那晚她到底說了什麼？

男人：她說她以你為榮。

父親：夠了。

男人：她說等你們停止爭吵後，你會是她最愛的人。

父親：你在同情我，你在讓我好過，但一個人的偽善是對別人最大的羞辱！

(寂靜。)

男人：她說，她很自卑，因為有天她在鏡子前，發現長得很像你。

(頓。)

父親：(掩面)我就知道……

男人：你帶給她的人生很多黑暗，她說人生夠重了，為什麼你還要壓迫她？

父親：我就知道……

男人：她幾乎是用逃的來我家。

父親：對不起……

男人：你們很多恨，感覺得到。

父親：她離開後去了哪？

男人：我不知道。

父親：總有個地方吧。

男人：我不知道。

父親：你家出去是哪？

男人：一片荒原。

父親：走得出去的嗎？

男人：可以，只是她沒有。

父親：噢，天啊。

(頓。父親抱頭，像洩了氣的皮球。)

父親：我把僅剩的一段親密關係給搞砸了……就這樣沒意義地搞砸了……

(漫長的寂靜。)

男人：她原諒你了。

父親：來不及了。

男人：她走之前有跟我說，她原諒你了。

父親：不可能。

男人：她原諒你了。

父親：你他媽閉嘴喔。

男人：她原諒你了。

(頓。)

父親：你到想幹嘛！

男人：喂！聽我說真的！

父親：可以了。

男人：她原諒你了。

父親：可以了。

男人：她原諒你了。

父親：好，我知道了。

男人：她原諒你了。

父親：我收到你的善意了。

(砰！父親一拳將男人打倒在地。)



(沉默。)

(男人緩緩爬起來。)

男人：她原諒你了。

(頓。父親哭了。)

男人：她原諒你了。

(父親壓抑的情緒終於潰堤，放聲大哭。)

(半晌，父親的情緒才稍微平復，癱軟坐在椅子上。)

子。)

男人：她真的，真的，有說，她原諒你了。

父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C：這是久還是不久啊？

A：四百三十六年，如果四捨五入的話，就

是……零。

B：零。

C：零。

B：意思就是……現在？

C：現在！

B：耶！末日近了！

A：末日近了！末日近了！

(他們開心得跳躍。)

C：快點，我們要做世界末日前一定要做的事情。

B：啥？

C：問那個問題呀！

A：什麼問題？

C：那個呀，那個呀！

(頓。)

男人：但你知道嗎？沒有人來原諒我，沒有人……

(燈暗。)

第八場：銀河墜毀

(ABC三人，點著蠟燭，穿著風衣，儀式般地走出來。)

A：有好消息，世界末日要來了！

B：世界末日終於要來了。

A：這下可逃得徹底了，讚。

B：終於得救了。

C：還有多久？

A：看一下碼錶喔，嗯，還有一二三四……四百三十六年。

B：噢，我知道了，那個……我們來說說看，世界末日前一天，你要做什麼？

(沉默。)

A：我要和爸爸媽媽再去吃一次麻辣滷味。

B：我要和一起住的人說，你水龍頭沒關，但沒

關就算了。

A：我要帶流浪漢去做一次腳底按摩。

B：我要在討厭的人面前打嗝，會臭的那種。

A：你腸胃不好喔？

B：不是很好。

(A和B看向C。)

A：是不是有人沒說啊？

B：你啦你啦。

C：世界末日前一天喔……我要回信給一個人。



B：誰呀？
C：我最近收到一個陌生人的信，他好像把我當成別人，一直跟我講話。

B：誰啊？

C：不認識呀。

A：他說啥？

C：（拿出信紙念）他說：「好久沒見，都好嗎？在學校有被人欺負嗎？有乖乖去補習嗎？快回來吧，媽媽走了，只剩我們了，不要再生我的氣了。」

B：你外面有朋友喔？

C：寄錯信而已啦。

A：刪掉啊。

C：我想回信給他。

B：假裝你是他。

C：對，假裝我是他。

A：瘋子喔，這樣是騙耶。

B：回他什麼？

C：回說：「我很好，我很想你，馬上就回來，嘍，親一個。」

（頓。）

A：聽起來很好玩，可惜沒有時間了，你們看那邊。

（三人看向遠方。）

（燈光轉換，強光襲來，他們用手做遮陽板，看向光源。）

B：哇，天空變好大。

C：天空越來越近了。

A：那是銀河！

B：不是還有四百多年？

A：（看一下碼錶）只剩兩小時了。

B：這麼快！

A：耶！我們要被銀河壓垮嘍！

（他們展開雙臂，帶著仰慕，迎接銀河的墜毀。）

A：這次真的要逃走了，是真的了！

B：會不會痛啊？我怕痛。

A：止痛藥都被你吃光了。

C：別怕啦，銀河不過是一條河。

B：真的嗎？

C：真的，還涼涼的。

A：把腳泡進去看看啊。

（他們把腳放進燈光照出的銀河中。）

B：會涼耶！

A：讓銀河把我們沖走。

B：像是橡皮擦把鉛筆擦掉。

（他們躺在一個斜坡上，發出慵懶的沉吟，任銀河照耀。）

（燈光轉換，代表時間移轉，月亮更近了。）

C：喂喂喂，對了，那個……我可能先離開一下喔。

A：什麼？

（A和B不解地看向C。）

B：去哪？

C：我要回信給那個爸爸。

A：沒時間了，我們要逃走了。

C：我要回信給那個爸爸。

A：機會不等人，下個末日要幾千年後了。



C：我要回信給那個爸爸。

(頓。)

A：你瘋啦，他根本不是寫信給你，他不會稀罕你的，你瞧瞧你的長相。

B：好啦，不用這樣講話。

A：你看看你的樣子，頭這麼短，臉這麼平，鼻子耳朵嘴巴舌頭都向外突出，你無法控制自己的肌肉而不斷扭曲！（C不自覺地扭動了一下）你是肉球，腦袋少根筋，智商只有五歲，臉特別圓，你忘了你被送來前你媽媽說的話嗎？

B：好啦，噓。

(C開始哭。)

A：你老媽她後悔沒先做產檢，不然早人工流產

A：莫名其妙。

C：（對B）要一起嗎？

A：銀河不會放過我們的！黃色的衛星已經越來越大，它會把潮水吸上來！

C：我要回信給那個爸爸。

A：不要回去，你很醜，你是怪物。

C：對，我很醜，我是怪物，我要回信給那個爸爸。

A：在那邊你是可憐的人！

C：對，在那邊我是可憐的人，我要回信給那個爸爸。

(頓。)

A：自己去，我們別理她。

(A和C同時看向B，B不知所措，沒有反應。)

了，你三歲時你媽想把你丟到熱鍋裡……

(C摀住耳朵尖叫。)

A：這裡不適合你，我們才要逃走，太厚的臉，太扁的嘴，你會被排擠的，（指B）你，你喜歡跟構造一樣的人打炮，你也會被排擠的！跟我一起逃走吧，你們都會被排擠的！我們不一樣！我們會累死！

(沉默。)

(C從斜坡上起身。)

A：你要去哪？

C：我要走了。

A：笨蛋，我們就是逃來這的！

C：我要從你的逃走中逃走了。

B：（對A）她自己去，很可憐耶。

C：（對B）我要醒來了。

A：這裡就是現實，他會抓我們回去的。

C：我要回信給那個爸爸。

(頓。)

A：隨便你，我要去迎接世界末日了。

(A躺下，任光照耀。)

(B起身。)

C：（對B）跟我走。

B：（對A）我要跟她走了。

A：隨便你。

B：我要從你的逃走中逃走嘍。

A：隨便你。



B：不好意思啦。

A：隨便你。

B：那，再寫信給我們，聊聊爆炸的感覺，涼快嗎，舒服嗎，之類的。

A：再說。

（頓。）

（B和C去抱抱A。A賭氣，不為所動。）

B：真的很無聊的話，我會想你的。

A：哼，我可不會想你。

C：你保重喔。

A：不要。

（B和C下場，剩下A在場上，曬著越來越大
的月亮。）

A：我先講，我不會想你們喔，不會喔，不會想
你們的，不會喔……

（漫長的寂靜。月光。）

A：喂，你們最近都好嗎？

（燈暗。）

第九場：聽起來很平靜

（警察倚牆而立，男人緩緩走出。）

（男人緩緩地走向警察，兩人相對而望半晌。）

男人：我從來都沒想過要原諒自己。

（頓。警察宛如雕像般，瞪著男人。）

男人：但我決定要給自己一個機會。就算我會死在

獄中，我也準備好了。反正我有足夠的罪
惡，來合理化一切的刑罰。但人的律法給了我
清白，我本來以為死定的。這過程很像高
空彈跳，我像是死了一遍，又活了過來。人
天生就有邪惡的力量，那簡直是信仰，但那
名父親決定原諒我，或許他先原諒別人，才
能相信自己也能夠被誰原諒。寬恕真是具有
神性，不是嗎？

（頓。）

男人：我會變好的，先走了。

警察：我知道是你。

（男人正要離去，又停下腳步。）

男人：我要走了。

警察：我知道是你。

男人：他們還了我清白。

警察：他們還給你屬於你的東西，他們也有罪。
我的工作逮捕，而非審判，但真正會帶來
改變與救贖的是審判，是蓋棺論定，是真
相。唯有真相使人得以自由。當你看著今夜
的星辰，會發現天空很美，我不允許美麗的
星空下發生醜陋的事。

男人：我同意。

（頓。）

男人：噢，我是說，關於星空很美那一段。

警察：我帶著激情逮捕你，他們卻雲淡風清地把你
給放了。

（頓。）



男人：我不知道什麼是雲淡風清。死很激情，離別很激情，寬恕很激情，懺悔很激情。這幾乎是我老去的方式，我想也會是我死去的方式。

警察：我同意。

（頓。）

警察：噢，我是說，關於你死去那一段。

男人：好，謝謝。

警察：你懂什麼才是真正的激情？那會是你動不了自己的手和腳，卻還有心跳。是你凝視著一起生活一輩子的人，卻想不起他是誰。

（頓。）

男人：聽起來也很平靜。

警察：喔？

男人：像我現在的心情。

（頓。）

男人：我走了，再見。

警察：躺在病床上的人應該是你。

男人：什麼病床？

警察：躺在病床上的人應該是你，不是她！

男人：誰？

（頓。兩人對峙。）

警察：我知道是你，一直都知道。

（男人下場，同時，警報器響起，探照燈射向舞臺，銜接到下一場。）

（警察所在區域燈暗。）

第十場：沿著邊緣逃跑

（延續上一場，警報器在響，探照燈四處掃射搜索。）

（C拉著B逃出來，在舞臺上四竄逃亡，最後躲入一個相對幽暗的角落。）

B：他們要來把我們抓走了嗎？

C：有可能。

B：就因為我們異常？

C：沒這回事。

B：有！我們異常、我們異常、我們異常……

C：冷靜，我們只是不一樣。

B：我要吃藥、我要吃藥、我要吃藥……

（C劇烈搖晃B，B被晃到零件都要掉出來了

一樣。）

C：夠了！我們是異常，我們異常清醒！

（頓。）

B：噢，我沒有想過這種可能耶。

C：我們爲了清醒才逃出來的。

B：我們會被抓到。

C：不會啦！

B：我們會被抓回去。

C：你不要發抖。

B：我們承受不住的，我們會瘋掉……

C：真是講不聽。

B：我們會承受不住，我們會瘋掉……

（不等B講完，C倏地吻上了B。）



(探照燈依然掃射，他們在陰暗處長吻。)

(分開後，一陣沉默。)

B：剛剛怎麼了嗎？

C：和我生個小孩。

B：什麼？

C：如果我們很久後還是被抓回去，他可以留下來。

(頓。)

B：不好吧，我們有病。

C：有病就有病。

B：他們說，小孩有一半的機率會跟我們一樣。

C：一樣就一樣。

B：他會頭部扁平，鼻梁塌陷，手掌很厚，呼不過氣，心臟衰竭。他翻身、爬行、坐、站，

都要花比別人多一倍的時間。他在青春年華就會變老，他在十歲以前就要過完青春……

C：他也可能長得很可愛。

(頓。)

B：可能嗎？

C：他有可能打贏別的小孩。

B：可能嗎？

C：他有可能有我們的基因，卻是健康的，可愛的，他身上會有我們達不到的那種可能耶！我想看看他。

B：有可能嗎？

C：你一直問，那我說了你會信嗎？

B：你說說看嘛。

C：就有可能啊。

(頓。)

B：天啊，我們逃了這麼久，逃到煙霧裡，逃到

詩歌，逃到電子儀器，逃到有消毒水氣味的地方……然後你今天不但說要回去，還要跟我生小孩？

C：對。

B：我們有病，我們沒有用。

C：我們有用，我們要回信給那個爸爸。

B：正常人不會回信給他！

C：所以他很可憐呀。

(頓。)

B：這是欺騙。

C：你被騙的時候，也很開心啊。

B：哪有。

C：跟你說實話，銀河根本不是河。

B：真的假的！

C：銀河不是河。

B：好啦，我早知道了。

(沉默。)

B：喂喂喂，如果他跟我們一樣呢？如果這邊依然沒有變好呢？

C：那我會捏捏他的手，跟他說，我們沿著邊緣逃跑，在世界的邊緣，在集體意識的邊緣。邊緣比較冷，邊緣比較黑，但邊緣是有愛的地方。

(C輕輕貼上B，B不再抗拒，嘗試接受。)

(探照燈終於掃到了他們，但停在他們的身上，宛如 Spotlight。)

(他們在 Spotlight 中輕輕搖擺，吻了彼此。)



(燈暗。)

第十一場：非生日派對

(奶奶坐在安樂椅上，宛如雕像。)

警察：奶奶，他們跟我說，你把我帶來的魚吃了。
你忘了一切，然後心臟即將衰竭。

我剛剛在福馬林中，看到一顆心臟，那輪到你了。

心臟到了，但你過期了。

來的路上，我看到幾個青少年在踢球，走近一看，才發現他們把心臟當皮球踢。

踢一踢，心臟長出腳，像兔子一樣，蹦蹦跳跳，跳走了。

你記得兔子嗎

你知道蹦蹦跳跳嗎

抽水菸的毛毛蟲

聽話的撲克牌軍隊

微笑的貓

非生日派對

小時候你跟我講的。

你都忘了嗎？

你是忘了還是知道但不說？

(警察等待，奶奶沒有回應。)

算了，沒差。

來吧，讓我試試。

(警察上前，敲擊奶奶的心臟。)

(起初是輕輕敲，漸漸越來越大力，發出鏗鏗

鏗的聲音。)

(奶奶四肢鬆垂，始終無反應。)

(像是敲了天長地久那麼久，警察終於放棄了。)

奶奶，你快要自由了，恭喜你。

今天來，是要跟你告別的。

我殺了人，要被關起來了。

那個十惡不赦的人，證據不足，被判無罪，我殺了他。

我打爛了他的臉，貫徹我朝思暮想的正義。全世界的憤怒都匯聚在我的拳頭，右手宛如擁有神力。我挖出他的內臟，剝了他的皮，放進微波爐中旋轉，烤得燒燙。人的律法給

不了的正義，我給。神的雙手不制止的罪刑，我制止。宰了他後，我叼著菸，望著天，想說，太熱的星球難得吹來一陣風，真有種沁涼如水的浪漫。

地球是個邪惡的星球。

我以為會挖出黑的心，結果是紅的。

我以為會挖出死的心，結果是活的。

我把心臟泡在福馬林裡，靜靜地看，靜靜地看。

(沉默。萬籟俱寂。)

終於，我變成跟他一樣的人了。

我朝他丟了石頭。

換他們來丟我了。

再見。



(警察輕輕抱著奶奶。)

(奶奶展開雙手，回以擁抱。)

(燈暗。)

第十一場：Dear God

(父親上場，走進的空間中，有張桌子，上面放了臺電腦。)

父親：我一直以為，很久以後的某一天，當我想瞭解她，約出來聊個一個下午，我就能隨時走進她的人生。但這某一天，已經不存在了。很久後，我終於鼓起勇氣，打開她的房門，看了她的日記，翻閱櫃子上的每一本漫畫，打開她的電腦，帶著好奇，登入她在玩的電腦遊戲……

(父親坐在電腦前，使用著搖桿，電腦傳出電玩音效的聲音。)

父親：那是RPG，角色扮演，她存檔的遊戲進度一直在那，日期是她離開的那天。我忽然靈光乍現，讀取了遊戲進度，玩起她之前扮演的女俠。遊戲主角的名字叫作Peggy，我用著Peggy的名字，繼續她的旅程，我知道Peggy就是曉佩，那就是她。曉佩的人生停止了，但電玩中Peggy的人生卻還可以讀取。這種連結令我著迷，我瘋狂地練功、升級、練功、升級，我每破一關，都是為了能讓她再活一點。電玩的聲光刺激使我墜入，似乎變成動漫人物，就不會真的傷心。就這樣，我逃了進去，隔離於世界上繼續不斷的苦難與罪刑，疏離於自己的悲傷與懊悔，我一去不返，將再也沒有人能將我拉出來。直到有一天……

(遊戲的音效中，忽然冒出網路訊息的提示音。父親訝異地看著電腦。)

父親：直到有一天，有人在網路上回信給我，是曉佩，她回信給我了！她……回信給我了？她的帳號還在線上？我不敢置信，猶豫半晌，回了她訊息。

(B和C的區域燈亮，兩人對著電腦，不時交頭接耳。)

(女兒進場，以C的語氣發聲，與父親對談。)

女兒：哈囉，你好。

父親：你……好。

女兒：我收到你的信了。

父親：是，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女兒：你知道？

父親：你要說「夠了」、「請自重」，你還會去報警，叫我不騷擾你。

女兒：噢，我不是要說這個耶。

父親：不是嗎？

女兒：你問我好不好，我是來回答你的，我都好喔。

(頓。)

父親：你都好？

女兒：我忙完就回去嘍！

父親：你忙完？

女兒：再等一等嘛，你怎樣，你都好嗎？

(頓。)

父親：我……不是太好。

女兒：就知道。

父親：爲什麼回信？



女兒：啊你就一直寄呀，我本來想說把這邊的事情處理好，直接回家，給你一個驚喜！

父親：那你……哪一天要回來？

（頓。B和C竊竊私語，討論半晌。）

女兒：祕密。

父親：祕密？

女兒：祕密。

（頓。）

父親：你爲什麼離開這麼久？

女兒：我在……找小狗！

父親：找小狗？

女兒：嘿，對，小狗……走丟了！

父親：我們家有養小狗？

（B和C竊竊私語，討論半晌。）

女兒：欸，那個，我偷養的，養在床上面。

（C敲一下B的頭。）

女兒：噢，講錯了，養在床下面。

（父親訕然一笑，繼續敲擊鍵盤。）

父親：找到了嗎？

女兒：還沒啦，牠很會跑噢。

父親：找到哪裡了？

女兒：我們喔，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

父親：你「們」？

（頓。C敲了一下B的頭。）

女兒：我啦，一個人啦，已經找到了……找到了……

（女兒講不出話，慌張回望B和C。B和C竊

竊私語，討論半晌。）

女兒：噢，已經找到了南極。

（頓。）

父親：祝福你找到牠。

女兒：收到！不過呀，就算找不到小狗，也沒有關係。因爲尋找小狗的路上，我們已經看到了南極的極光噢。

C：耶！

B：耶！

女兒：耶！

（頓。）

父親：好。
女兒：好啦，先這樣，最後，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一段很感人的話，特地剪下來要念給你聽噢，希望你加油。

父親：你「們」……

（C拿出報紙剪報，不小心滑掉。）

B：小心點啦。

C：快點快點。

（B和C一陣手忙腳亂，才把報紙拿好，慎重念出。）

C：這句話是——

女兒：臺灣奧運代表團，加油！

（頓。）



父親：好，你們也是。

女兒：回家見。

父親：回家見。

（B和C的區域燈暗。）

（女兒下場。）

父親：那一晚，我不太確定發生的事情是真實，抑或夢境，一天打十八個小時的電玩是否會對腦子產生奇怪的副作用？我不知道。我躺在床上，照慣例睜著眼睛等天亮，我打開電腦，對話記錄真實地存在，曉佩，她回信給我。那一天，我打開電玩，讀取存檔，繼續Peggy的人生，卻連續十八小時都無法破關。拚了一個禮拜，一關都破不了。我頓悟了，如果曉佩都回信了，那我又何必需要Peggy呢？

（父親拿出一朵鮮花，緩緩走入另外一個空位，停在墓前。）

父親：我終於，終於，走到了曉佩的墳前，這短短一段路，我走了一年多。

（父親將鮮花放在曉佩的墳前。）

父親：曉佩，我來看你了，好久不見，你已經離開了四百三十六天，我終於來了。我前陣子收到你的回信，有人假裝是你，和我講了七分鐘的話，既然她假裝是你，我也就假裝相信他們的惡作劇。我與他們講完話後，終於明瞭到一件事，我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你了。

（頓。）

父親：我無法在任何地方找到你，也無法在任何地方逃離你，很弔詭吧，有點像現在的天空，下午六點，左邊有月亮，右邊有太陽。

（B和C眼戴墨鏡，手捧鮮花，進場，走到墓前，擺上鮮花，致意。）

（父親看了B和C一眼，隨即躲開目光。）

父親：他們大概是你朋友吧，我沒有去打招呼，我很久不和人打招呼了。我下次再來看你吧，跟你說說以前忘了說的話。

（父親走向另一區的長椅，坐下。）

（B和C隨即離去，行經父親面前，雙方視線交會後，下場。）


父親：看過曉佩後，我坐著休息，想到那名警察，他還在追求正義嗎？想到曉佩的網友，他找到了罪惡的救贖嗎？噢，我還想到了曉佩媽媽，我的前妻，我真想再見她一面，那些恨都隨風而逝了，我只想說聲抱歉。就在我不斷追索往事的時候，我看到了……

（同時，奶奶拄著拐杖，步履蹣跚地走出來。）

（奶奶走近父親，在他旁邊坐了下來，使父親的自白被打斷。）

（父親看著奶奶，看到出了神。）

父親：我看到一名老奶奶，坐在我的椅子旁邊，身子離我貼得很近，她也在看這片夕陽，卻像看到了更遠的地方，看到了生命的祕密。她的眼睛是兩個空空的洞，她被空白占據了，



像一片慘白的牆。我依稀能在牆上，看見古老的文字，曾經的塗鴉，如今都像瀑布般刷刷啦啦啦，刷刷啦啦地剝落了。我忽然有個念頭，她好眼熟，我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梳理她的蒼蒼白髮，白到都泛黃的頭髮……

（父親伸手撫摸奶奶的頭髮。）

父親：日光消逝，黑暗降臨，在日夜交會的下午六點，我彷彿遇見生命中最詭譎的魔幻時刻。老奶奶的頭髮，黏在我的手上。

（父親的手離開奶奶的頭，手上卻黏著奶奶的那頂白色假髮。）

父親：（凝視黏在手上的假髮）什麼！

（父親不可思議地看著那頂白髮，再看向奶

奶。）

（奶奶白髮下掉出了烏黑長髮，變成了女兒。）

（父親瞠目結舌，支支吾吾，說不出話。）

父親：曉……曉……曉……

女兒：把拔。

（頓。）

父親：然後我連一句話都說不完，直到她叫我把拔，我才勉強說出一句——

女兒：他說，曉佩，怎麼是你？

父親：曉佩，怎麼是你？

女兒：ㄟ，好久不見。

父親：怎麼是你？你怎麼戴這假髮……怎麼……為什麼……

女兒：（搶白）我先講結論，我只是你的夢。

（頓。）

父親：她就這樣完全不留懸念地跟我說了，她只是我的夢。

女兒：你電動打太多又酗酒，產生了幻覺。

父親：她開誠布公地表明了這美麗相遇的虛幻性。

女兒：我從你意識的縫隙中鑽了進來，太陽下山，我就要走了。

父親：不能待久一點嗎？

女兒：不能耶。

父親：我差點沒認出你，你剛剛看起來很老。

女兒：因為過了很久。

父親：有這麼久嗎？

女兒：因為你都不肯往前走，所以我都老了，你還在原地。

（寂靜。他們對望。）

父親：我們就這樣佇立無言，對望良久，我說不出最單純的思念，也說不出千頭萬緒的語言。終於，日光的變換提醒我們這場夢的時效性，在默默的凝視中，周遭的場景漸漸淡出，又漸漸淡入，才一轉眼，我們已置身一片荒原，荒原的那頭，有一座橋。

女兒：（指著橋所在的遠方）就是那裡。

父親：她跟我說，就是那裡。

女兒：案發現場。

父親：所謂的案發現場。

（頓。）

父親：寂靜中，我終於問了，那一晚的橋下，發生了什麼事。她沒有回答，我再問一次，那一晚的橋下，發生了什麼事？她卻像是跳針般



地跟我說……

女兒：喂喂喂，你記得最後一次牽我手是哪一天嗎？

父親：什麼？

女兒：那就是我那晚在想的事呀，你也忘了齣！那一晚我在橋下，很用力很用力地一直想一直想，終於想起了一個日期，九月七號。

父親：九月七號？

女兒：我去外縣市找媽媽，迷路了，被送到警察局裡哭，你來警察局帶我，那是你最後一次牽我。

（頓。）

父親：我問的是爲什麼你的屍體會在那？是誰做的？

女兒：把拔。

父親：嗯？

撲克。你會去運動公園打法式滾球，找一些年輕人聊聊天。你會養一條黃金獵犬，名字叫作小妹。偶爾，非常偶爾，你會牽著小妹，晃到一座橋下，靜靜地看夕陽。但每一次，你都會在天黑前離開。不過，那都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頓。）

父親：聽起來不像我。

女兒：那是很久以後的你。

父親：光是聽到這段話，就能讓我好過點。

女兒：但你醒來後，會忘記這一段話，忘記你見到我。

父親：至少我以後走出來了。

女兒：嗯。

（頓。）

女兒：那是秘密。

父親：是誰？他做了什麼！

女兒：那是秘密。

父親：祕密讓人寂寞，告訴我！

女兒：在很久以後，那都會是個祕密。

（頓。）

女兒：不過很久以後，你會戒酒喔。

（頓。）

父親：你知道很久以後的事？

女兒：很久以後，你會是一個人，偶爾，你會看起來比較健康。你會參加單車俱樂部，有一次你摔車一直滾，你滾得很痛，你痛得很過癮。你會騎到海邊，甚至騎到海裡，再被海浪沖上岸。你會找到幾個朋友，每週打德州

父親：我是怎麼走出來的？

女兒：把拔。

父親：嗯？

女兒：你沒有走出來，一直都沒有。

（頓。）

女兒：你只是不再和人保持親密。

父親：唉，我就知道。

（寂靜。）

（父親掩面，不再言語。）

（女兒上前，拍拍父親的肩膀，坐下。）

女兒：把拔，把拔。

父親：嗯？



女兒：其實我來，是要跟你講一個祕密的。

父親：說吧。

女兒：對不起。

（頓。）

父親：好。

女兒：對不起啦。

父親：收到。

（女兒撒嬌而溫暖地靠在父親的肩上，勾著他的手。）

（寂靜。燈光轉換。）

父親：最後，她像是小時候那樣，勾著我的手，一起等太陽落下。這夢境終將成爲一條河，它從遙遠的北方流下，經過融化的冰層與炙

（燈全暗。）

（全劇終）

熱的戰火，流經我的意識，再往南方的饑荒與疾病流去……我想這會是我對上帝永遠的提問與不解，甚至憤怒。但在太陽落下的這刻，暫時都不重要了。

女兒：把拔。

父親：嗯？

女兒：你看那邊！

（一隻鴿子飛過天邊。）

（女兒與父親一同看向遠方，宛如看向鏡頭。）

（天邊傳來閃光燈，喀擦一聲。）

（父親與女兒的動作像是自拍，定格。）

（燈漸暗。）